



還鄉十日



錢霖亮

我本想將這個十天故事中的主角稱為孩子。我看過某個寫小說的作家，一個非常喜歡把故事中已經成熟的孩子稱為孩子的作家。而孩子，是一個簡約的定義，還是銜著梅子，騎著竹馬的模樣。不諳世事的懵懂的模樣，還是沉默著耽於寂寞的模樣。都是這樣的。我又不想告訴你，這個孩子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孩子。並要將這個孩子稱為它。以及它將會遇到的人與事。都會顯得不合年齡的蒼老感。而我卻極喜歡。

但最後，我仍然會竭力地勸說自己，放棄了這樣的想法。我想到我寫的孩子始終不是成熟的卻又要勉為其難地稚氣著。在孩子和第一人稱的選擇上，單單憑藉自身粗略的想法，始終是不能成功的。我想到孩子可能會有想說卻不能明言，最後還是傷感著的委屈。所以為了不勉強一個尚未脫去稚氣的孩子來講述一些不讓人滿意的故事，我選擇由，由第一人稱，來說出一次還鄉的所有想法。並為祭奠已經或者將要失去的所有感情。

我原本是想用日記體的形式來完成這樣的一個短暫的記敘。而在構思的時候，我又終於發現在日記記敘上的支離破碎的言語和茫然無緒的格式應用的缺憾。我害怕這樣的寫，因為到最後，故事與感情都將凝結住了，滲不出一絲的血跡。行屍走肉般的無趣。而你知道，寫下自己想要寫的事，用文字的方式，誕下一個個如同嬰兒的斷章，是要經歷劇烈的疼痛的。懷胎十月一般的。我更是慵懶的人，能夠減輕的負擔，我是不會願意額外承擔的。因而，只能如此的寫作。散亂所有的細節，驅使任意盲從的感覺離開，平平仄仄，

流連忘返。

終於可以回家了。踏上歸途的時候，夜色淒迷如故。

回家可以看一看他們，我的親人。父親和母親。外祖母。等等。他們都是現實中的人，不會太想念他們，因為他們始終都處於可以逼近我的眼睛的位置上。我帶了他們的相片。可以看著相片想像他們的現狀。他們安樂而平凡得波瀾不驚的生活。

機場很大。空氣都在震盪著的聲音，反復的，不蔓不枝。巨大的機器從各個方向彙集過來。又複從這個端點生長到樹根，樹枝，樹茬，樹葉。像是一張生命最初的地圖，樹的模樣，人的生命牽系著脈絡往復，血液流淌。每次飛機起飛的時候，都凝望它。你知道它將要去哪裏嗎？你知道它從哪裏來嗎？你知道在離開的人群中有誰嗎？你知道，知道在你將離開的時候，來到這裏並無數次與你失之交臂的人是誰嗎？你知道嗎？知道嗎？

回家的時候要去看一看外公。他住在醫院裏很久了。我知道說他病危是不孝順的言語，而他的確也沒有病危。他只是很老了。老得使他已經不能說話了。我來到香港之前，他還是能夠說話的。我記得離開之際，去醫院探望他。母親讓我去的，我心裏時常猜測她的想法。我懷疑她擔心我恐怕見不著了。再也見不著他。所以她堅持讓我去醫院，去呆一整天。他的手顫顫的握住我的手，撞著我的手，我已經察覺到疼了。而我是

能動了，只能讓他緊緊的握著。他的手，皮膚已皺皺如枯樹皮，粗礪的，沒有一絲的水分，各處都滲著零星卻能燎原的斑點。我看著他的臉，勉強的擠出一點點的笑容。是他輕聲的叫。聽不清的叫聲。母親湊到他的嘴邊。她看著我，說，外公在叫你。我是沒有湊過頭去聽聞他的叫聲的，是沒有勇氣的。他的臉亦已經乾涸了，觀骨高高的聳起，巍峨的。他是一個很高的男子，而他的鼻樑與他的身體一樣，倍受稱譽的高聳。而他如今躺在病床上，白色的床單，枕頭上，只是平面上陷下去一點點的空隙。

他的身子已經沒有任何的力量了，形削骨瘦的，皮膚只是貼著高昂的骨頭而存在，而滋長，而依然清晰的。

而對外公的印象是模糊的。對我自己來說，這是不可置否的。無可置疑的。他真的是一個很高的男子，但在我印象中卻又是很矮小的。他總坐在籐椅上，穿藍色粗布的大衣，藍色的呢絨褲，即使是春暖花開時，棉布鞋，很少戴的鑲框眼鏡，再沒有別的了。外婆家的房子是低於馬路的，有一條高低不平的石子樓梯通著。而外公總是在陽光明媚的午後，坐在石子樓梯下面，那條籐椅上，安安靜靜的。石子的樓梯的牆面上長滿了青苔，陸離的，他無趣的時候，手裏會拿一把掃帚，對著牆嘩嘩的刷，惹來外婆在背後絮絮的罵聲。小時候我是常常去外婆家的，走過馬路，就看見外公坐在籐椅上，他也不做些甚麼的，偶爾會拿一些報紙看。我走近的時候，通常會站在馬路上叫他一聲。他便抬起臉笑了。他從來不會回應一聲，都只是笑笑而過的。每每坐定了，他便從門外走了進來，顛簸著，走進房間裏，拿那些平時都捨不得吃的糖果，和他最喜歡吃的康元餅乾遞給我。我也時常是笑笑收下，但並不吃的，放在桌子上，不動聲色的。我只是沒有吃餅乾的習慣，一直都不喜歡吃，曲奇餅乾風靡一時的時，我也一塊也沒碰過。他多次之後發現我這般的習慣，仍舊把它們遞給我，待我將它們放在

桌上後，便很惋惜的看著它們。一聲不吭。

候機廳裏的喧囂已經消歇了。空蕩蕩的，燃放著的英文歌曲，都綻著花般笑容，隱隱秘秘的開，畏畏縮縮的謝，寥寥的靜，淒淒慘慘的流離。閉上眼的聆聽，安言謐的，這些聲音仿佛來自遼遠的未知天際，旋律酣暢。都是安靜的歌，為離別強顏歡笑的送行，長亭之外更復短亭的接物待人，端莊不失矜貴的。

在意識模糊中清醒回來，已經在空中了。航空器巨大而造作的聲響，動盪不安的。發現自己耳鳴的鎮痛，清晰不安的，頭也有一些微微的疼。裹著的毛毯已經垂到了手腕，雙手摸摸臉，有冰凍似的涼。而眼圈卻是灼熱的。額髮都滑落到劉海的最下方。密密麻麻的，又有些涼冷。

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遮窗板晃晃蕩蕩的。窗的外面都是機翼，亮著幾盞紅綠的燈。身邊坐的是陌生的男人。打開小桌板，亮了閱讀燈，橘黃的燈光，印著他的臉。手中是一本英文的小說，側著身子看過去，可以發現書上斜斜的字體。這個男人仔細的看著書，偶爾又會看見他在上面做一些簡略的筆記。是這樣純淨的讀書方式，時時刻刻要留下自身的銘記，不願意流失一點曾經珍貴的想法。而細看他的容貌，他是隱藏著儘量溫柔的人。沒有任何好奇的動作，髮絲纖細，嘴角和面龐都乾乾淨淨。而我以為滿臉鬍子茬男人，感性的來言，總是多餘一些豐茂的陽剛的，少一些質密的陰柔。但這些事，仍舊是和我無關的。沒有必要給予他過多的關注的，只是因為，我們毫無關聯。

這時候，又會想到他們。而在乎時常的時候，不會太想念他們，因為知道疲倦的時候，累的時候，他們便是家。是可以歸依的囑。經歷諸多感情的取捨與變遷，終於明白自己與父母之情是唯一不計較取捨的感情，我的所有都在某個轉瞬之間統統給予他們來承擔，不需念及他們是否

能夠那樣的負重的。

而在很多人的眼中，我也許並不是一個溫順的孩子。在人前，我總是對他們不聞不問，或者便是疾言厲色的。我很多的朋友在我的面前數落我，他們對我對待父母的語氣和態度有很深的芥蒂和不满。而那時，我也是這樣的想法。我想像他們是很難離我而去的，他們是在我身邊的人，所以我在某個階段的時間中不會介意他們的存在。我們總是這樣的。因為愛的人都在身邊，便不再介意他們的存在；真正的感情，卻是在發現他們不在身邊時候，強烈的懷念起他們仍舊在身邊的日日夜夜。而對那些自己以為會一生都非常在乎的人，極端執著的，桀驁的介意他們的存在對自身的意義。恍惚的，各執一詞。

我在這樣的時光中會想念他們。大約是很久沒有見到他們。我已經說了，人與人之間，真正的感情，發現他們的不在而想念起來。想起他們的臉，面龐明晰，非常的清楚的。不像是其他的人，或者是因為太清晰而過分單純的銘記，或者是指因為鮮亮的外觀，記不住內心而使人形模模糊糊的。

醒了嗎？這個陌生的男人，輕聲的說著話。看看他，我反問他。是在問我嗎？

大約是自己不太受到別人的關注的緣故，會對陌生人的疑問而自發的存在猶疑的看法。

他合上手中的書，對我說，你是一個人坐飛機嗎？

我說，是的。

他說，春節回家過年嗎？

是的。

是哪裏人呢？

浙江的。

他大約還想細緻的問下去，又見我沒了想要說下去的意念，便終於沒有再問下去。

你看的是什麼書呢？而我嘗試著詢問別人的事。

哦，是……

他的確是說出了那書的名字了，而事實上，我卻沒有聽。我想自己是沒有興趣去聽的。畢竟，他只是一個，一個陌生人而已。

就這樣沉沉的睡去。在朦朧仿佛是夢中，發現那一盞橘黃的燈被輕輕的關上了。

深夜的抵達。拎著手提的行李箱，將手機打開了。收到父親的短訊。說好在哪個門口等我。隨著人流下了飛機，走在通往出口的路上，心裏卻密密麻麻的雜亂無章著。父親深夜開車來機場接我，讓我有些過意不去的，但卻想著又該是坦然的。我是許久沒有能夠回家了，回家，便是想見見那些人。期許這樣的相見，不當分開的彼此，卻隔離很遠很遠。是現實和自己希望的永生相隔，在這樣背道相馳的情狀下，真真切切感受到一種宿命力量的無限的驅使，將自己放逐到天南海北，而欲念卻是不止的。我的欲念與這種仿佛暗中操縱著我的力量是南轅北轍的，沒有任何可能契合的契機。因而，偶爾，非常的疲倦的選擇著一些事情的結局。

在出口看到他。對他笑了笑。他的臉上也是可掬的笑容。他是沒有變的，在容貌上的絲毫未變。仍舊穿著不得不體。舊而古板的棕色皮衣，黑色的呢絨褲子，頭髮是極短的。雙手都一直插在褲檔裏。我看見他，並不說什麼話，我仍舊拿著

我的行李，加上剛領出來的托運的箱子，兩隻手是忙的不可開交的。他笑著跑出去很遠，我遠遠看去，他攔住了將要關上的電梯門，站在那兒。我老遠對他說，你可以幫我拿一下的啊。

他還是站在原地。我拖著大箱子，背著包，還要拎一隻袋子。我將這些東西統統拉進了電梯。對他說，接下去你拿了。

他說，我不來拿。

我說，這麼多東西我怎麼拿得動啊？

他說，我的腰脊的還沒好呢。等下累了又要疼的。

我沒理他。我原想他不過是說說罷了。結果，果真還是要我自己拉著一大堆行李拉到車後座去。他只是負責把這些行李放進車裏去。

坐在車上。機場出來的道路冷冷寂寂的，車在高速公路一直潛行，燈火蔥籠的夜幕，蒼蒼茫茫的。兩岸是諳熟的江南的樓臺。說是樓臺，實際上多是各式各樣的小樓，在頂上建了一柄小小的亭子，卻在夜幕中看不見顏色的。都亮著昏沉沉的燈，閃閃爍爍。在這些不高的建築物周圍，種植著稀疏的樹木，車從那裏經過，側著頭望向窗外。

車的尾燈是流蕩的光影。又像是彗星一般的，拖著長長的光做的尾巴。一瞬間晃過去的時候，留它們掛在樹的枝頭上，是棲居留駐的鳥群。樹幹凜冽的，只剩下糾結著的樹杈，沒有葉的徜徉。整片瑟瑟的月下景致，廣漠的空間中，都只有這些樹木的身影林立可數，逼仄而顯目的。

這一路，我們都沒有說話。靜靜的，又漸漸昏睡過去。昨夜本是沒有任何的睡眠的。想到即將回家時候，有興奮的餘熱。

到家時，她已經熟睡。看到她，本是想親近的。而她卻睡著了。便不去打擾她了。她睡時臉漲得通紅，頭髮蓬亂無章。我開著燈看她，她在強光的刺激下醒來。她笑著看我的臉。你怎麼不醒著迎接我回來呢？這幾天實在是累了。春運已經開始，每到這個時候，她都會顯得很忙碌。缺乏睡眠，而身體本身不是十分的好，眼睛一直都有腫瘤，一旦過分疲倦，便會腫脹起來。眼圈凹陷的，看著她的臉，略微胖了一些，不知是發福還是虛胖了。

最近胖了。我笑著說。我不在的時候，你們都變得悠閒了。

她笑了笑。睡眼惺忪的。

我說，繼續睡吧。關了燈。

被子已經鋪好了，洗洗就睡吧。聽到她的聲音從房裏傳出來。

約在一個午後與他們見面。是自己少時的朋友。給他們準備了一行李箱的禮物。拖著行李箱去見他們的時候，發現眾人的個子都漸高了，男男女女，生機蓬勃的，花枝招展的。一進門，轉過幾個迂緩的彎，便見到他們。一群人圍著桌子吃起零食，閒時的聊天。多日不見的噓寒問暖是不被運用的，在這裏。見到對方，某個蒞臨的瞬間的人，都心懷雀躍，而之後將為之冷卻。接著，有陸陸續續的人徐徐的來。和熟識的幾個朋友坐在一起調侃，坐在窗邊，窗外的光，流浪著進來，懶散的匍匐在在身上，晶晶瑩瑩，明明麗麗。一個朋友喊來綠茶，寬底的杯子，嫋嫋的蜘蛛著幾片葉子。綠意豐茂而盎然。光在杯子裏來回頑皮的穿梭，迷晃晃的，由氤氳婆娑的煙雲蒸騰起來。

我們的話題，多是各自如今叢生的地域，語言都變得洗練而簡潔的，沒有童真。有些人，事實上是遷徙著的坐，在每個人的面前都需安插一句

寥寥的話語。我會被問的最多，因為我的地域的特殊性，彷彿在無意中攫取了最大一份的關注。與他們講海洋公園裏的玩藝，維多利亞的海水，彌敦道的繁忙，牽涉眾多，寥寥侃侃的。最後大家都說了疲倦了，沒有談資了，意向都失卻了。便悄悄冷場了。

人是越來越多的，卻又都是無所事事的。人群很快便都散去。我也假託有事，將所有的禮物拿出，囑託一個親密的朋友遣送掉所有的禮物，黯然離去。

這便是成長的代價。過去一年的時光，於我而言，恍若是一個門檻，跨過去以為會是海闊天空，卻對過往的流光有了隔著柵欄的疏微的距離感。似乎是能夠清靜地站在一旁觀望，看著小小的自己一點點的長成。是一種印記般的東西，洞悉這世上的所有詭秘的傳說與神話，並不模稜兩可，兀自與現實的生活對照起來，各自璀璨的光澤，經久不息的衝撞出千百萬次的回眸。因為這樣間歇的距離感，將往生探究咀嚼著反復細緻，保持靜默而虔誠謙卑的姿態，不褻瀆的對視觀望著，便有了全然迥異的觀感體悟。

會送他們禮物，其實心裏仍舊是有想法的。我想這大約是我在交友中一種慣用的手段了。而我稱呼它是一種手段，卻變得有些的可恥了。無能為力的拘泥於這樣的形勢，因為不知道怎樣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我若是認為我與你很好，我便會送給你禮物，這樣的禮物，在它們被饋贈出去的時候，依然是由內涵的，被給予我最深的感受與甘心的承擔。它們將是被作為我保持一種長久不渝的感情的器具，而不論它是否真正的起到了這樣的作為契機的作用。多數的時候，實際上是一個無語的送，而不期許任何的回報的。將它，這種廉恥盡失的行為看作揖中簡易的責任，給自己壓上一些沉重。這對我來說，無論如何，已經成為負擔了。在物質和精神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戰。而對於身心疲倦的人來言，要他再甘心

的做他看作責任的事，雖然毫無樂趣可言，卻還是會去做，以彌補自身周遭人緣的匱乏。當挑選禮物的時候，需要認真的思索，思索這件禮物贈送的物件是否與自己的關係親密到可以讓你在心裏比權量力，不斷的忖度著自己對待這個人的想法。最後甘心的買下它，之後還會念念不忘，把它送到對方的手中為止，作為一個嚴峻而神聖的職責。為了維持和他們的感情，要不斷送東西給他。直到兩個人都厭倦了。這種物質潰爛的奢靡的想法，已伴隨我走過許許多多的春夏秋冬，翻騰過幾千萬次肝脾腦髓，至今尚未明瞭的最合時宜的做法，需要千回百轉的醞釀，下定決心。

就在這個午後，我開始確定自己所以於人於己的想法。我終於發現自己原來對於這樣的事可以這樣的定義。我對友情有嚴密的不信任感，我覺得這種感情是沒有任何的確定性的，是一個人想說，想變就可以一下子變化的，沒有任何的安全感。覺得自己會很傻。我想要的這樣的感情，或者是應該雙方坐下來，寫下一張契約。可以這樣寫。我與你是朋友，並因此各自擔負一定的責任，在我不開心的時候，要耐心的陪伴與分享，忍耐對方的任性與一切的想法。我以為這樣的感情是需要用這種契約的形式將它固定下來，以保證自身妄想失卻的起伏的平衡感。因為此種感情與其他親情或者什麼的始終不同。它沒有任何的安全保障。一絲一毫都沒有。它是可以完全的背棄的。而用契約的形式，又顯得稚嫩，以為一張白紙黑字，就能夠，能夠留住別人對自己所有的感情，能夠在想要分開的時候，心念舊恩。很傻的方式。再複深究，我又覺得沒有辦法使它實現。因為我自己就是在不斷的背棄著的人。我對以前的任何可以稱得上朋友的人幾乎都是背棄的。我在一些在想法上厭棄他們的思想對我的束縛，對一些人，察覺自己沒有曾經對他們親昵的感情。很多人都是如此的。網路聊天上的很多人，即便看到他們上來，是很久沒有聯繫的，仍舊不想出聲，不想說話。沒有話可以說，即使說了，最終都要冷場。自己始終不知道怎樣去結交一個人。

到了年終的時候，這座城市一切的喧囂，都頓然寂靜下來了。街面上的車變得很少，三三兩兩的呼嘯而過，是瞬間飛馳而過，使凝重的空氣稍事的顫抖一下，便不再做任何的意欲糾纏的努力了。和煦的陽光恣意散漫，四處流轉。走過城市脈絡的各處角落，發現它的變化與未變，著實有些動容的想法。卻不可傾訴的。這些事，很清楚，是我們很多以前的想法，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身教的。

無意走到這裏，卻還是看見了它。是非常熟悉的街道，路面坑窪不平。兩岸都是僅剩下光禿樹杈的梧桐，寥寥的行人。這條道，原本延續不長的，卻因為這樣嶙峋的枯木，顯得異常的幽深綿長。回味雋永的感覺。陽光非常明亮，微微眯著眼睛抬頭看去，極容易便看見了它。有些殘缺的窗戶，灰濛濛的牆，窗棧裏面貼著陳舊的報紙，遮擋著寒冬的風。現在看來，它已冷了很久了。

兩年前，我住在這裏。當時新房尚未裝修好，沒有居住的棲所。這裏便成了搬遷房子暫時的居所。那段時間，週末回家，我總是蹲坐在陽臺上，開一台答錄機，放一些喜愛的歌曲。秋日的陽光是熹微而暖和的。陽臺的晾衣架上掛著自家做的香腸和臘肉，風吹來的時候搖搖晃晃的。有些莫名的蔭翳垂了下來。這是午後的陽臺，若是在清晨，幾乎是見不到陽光的，兩座建築物之間的距離是極近的，清晨只剩下對岸的陰影。樓的下面是一塊凹凸不平的天井，四處的孩子都圍在這裏嬉戲玩耍，跳格子牛皮筋羽毛球的無奇不有。而樓上，天氣好的時候，亦多見人家拿被褥，墊被出來曬。樓上的阿姨拿雞毛彈子拍被褥，抖落下來一些細小的塵埃，絲絲縷縷的掉下來。折過陽光仰視它們，像是精靈飄搖嬉鬧。對過的樓下，總見到老奶奶在那裏洗東西，早上洗的是衣服，洗好了就掛在門口兩棵樹間繫著的繩子上，繩子的下面整齊的放著一排剛洗淨的鞋子；中午洗的是菜，淘了米，小孩子在一邊在追逐著跑，她一邊洗還要一邊叮囑孫孫要小心；晚上只是洗一

些水果，看見哪家的孩子跑過來了，叫住他，遞一個，看著孩子笑著开心的跑掉。

我當時想做郁達夫。想、他在北平時的生活。在學校裏，聽完老師講的〈故都的秋〉銘記著他點點的惆悵，需要泡上一杯濃濃的茶，坐在四合院的小小的天井裏，獨自吊著安寧閑趣。最喜歡最後的那一句，聽著鴿子飛翔的聲音，長嘯劃破長空，都是無語凝噎的感動。在一座天高皇帝遠的城市裏，就像是在皇城腳下一樣，正襟危坐，由衷的開謝著自己的花朵。但，那已經是很久前的事了。

後來便不再坐在陽臺上了。在房間靠窗的桌上。這扇窗，是內外兩層的，內層的玻璃已經碎去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形態像是彎月的鐮刀。我夜夜隔著這扇窗子，看窗外喧囂的街市。我告訴過一個朋友，我是一個愛聽市井的人。在這裏，白天，我總是盯著對過一家小飯店的名字。是一個我很陌生的人的名字。我便開始懷疑這家店與他的關係。每天的傍晚，都聽著對過小副食店裏麻將的聲音，就開始寫一天的所有想法。暮色朦朧的時候，把窗戶關成一條細密的縫，窗簾虛掩著，開始安靜下來的街面。只聽見麻將嘩啦啦的聲音，打麻將的人大聲的熙攘吵鬧。偶爾一輛汽車或者摩托喇的一下從狹窄的街上開了過去，我也喇的拉開窗簾，往窗戶外面張望。副食店門口一群吃瓜子的女人絮叨的說話。卡拉OK裏清唱的女人嘶啞的歌聲。樓下修車店電視機連續劇的對白聲。不遠處的貨車喇叭轟鳴聲。

我的想法都寫在一張張小紙條上。說到小紙條，其實自己仍舊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過去仍舊時常寫，除了寫給別人的，甚至已經不是小紙條了，一張張十幾闊的白紙，寫自己對這些人的很多很多的想法。總是不知疲倦的寫，寫過去，遞到他們的手上。或者是叫人轉交。總是這樣。我的一個朋友說，這樣的信，有些人看了會有感動，只是一瞬間；有些人，拿到這樣的東西就扔了。無數

次都是這樣，風聞中的。後來給自己寫，寫的是每天下來的心得，關於學習的，關於其他的人的，這種想法延續很久，為的是在將來，仍然可以想到自己在少年的時候，做過這樣一件件令人髮指的事情。有過這樣一個個不為人知的想法。在我老的時候，在我的故紙堆中，發現這段少年珍藏的情誼。但是從不給人看，是很私密的東西，恐懼他人發現自己太多的事，何況更多的事，難以啟齒。夾在常用的本子裏，放在床頭的書籍中，每次翻開還要害怕，怕別人看，也怕自己看。

記憶中最清楚的是某次寫了一封信，將近十幾頁，是給某個人的。花了一周的時間寫，晚自修結束回家寫，在課餘飯後寫。然後讓人轉交。相信已經是一篇小說了，講了所有可能引發暗昧的，並在自己心中藏的最深的令人惶惑的事情。但是主角不是我。從來都是這樣，寫很多的東西，自己從來不會是主角。假託，借代，胡編亂造，只是不能是自己。信的末尾提點到對方看完信都燒毀。或者希望他保密，之後就歸還與我。這個人便把信還給了我。我希望這個人看完信後總會有所改觀的，但是幾乎沒有一點。如果說有一點，就是在看完信後的一周，遇見的時候，打個招呼。只是一周，一封信能夠提供的溫存只有一周，傾訴的保質期只有一周。一周以後，不要想誰會和你在遇見的時候打一聲招呼。我也是倔強的人，無數次對人的妥協之後，不斷的後悔，但後悔之後又會再次做下一次再讓自己後悔的事。不想、傷害別人。也期望不被人傷害。而現實，無非是被傷害著緬懷，或者是什麼都不做的無能為力。

在這間舊房中，度過的一生惦念不忘的時光，也許是最苦痛的時光。再回到這裏，卻是除夕前的最後一個傍晚。

躲在書房裏哭。不願意再去理他。總是要與父親爭吵，各自都是個強的性格，不願意在對方面前有任何的退讓。即便會導致一種異樣的結果，決絕的。從前便是這樣的。我有時會當著他

的面說他，與人爭辯的問題，分明是他的錯誤，卻死活不肯承認的。兩個人都扯著嗓子爭辯，我高一尺，他便要高出一丈的，直到我都感覺到氣餒了，疲倦了，便坐在一邊，不理會他，獨自生悶氣。

有時候，我會想到很久以前的事。上小學的時候，他便管的非常的嚴，期末的考試必須是要雙百分的。而恰恰有一次，考了一個一百，一個九十八。我是不敢將這拿出來給他看的。那個午後，趁著他睡午覺的時候，偷偷打開書包，把成績單上的九十八改成了一百。這字體如同織線一般交錯的，字跡模糊，連我自己看了都會懷疑這是篡改過的。開始是用橡皮擦，那一小撮紙張便被擦得黑壓壓的。而後又用上了鋼筆，把原有的字跡劃去，在邊上重新寫了新的數字。他在午後清醒後問我成績，我對他說老師沒有發成績單。他看著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我有些怯生生的，不敢看他的眼。晚上和母親從外面玩回來，看到他站在門口，手上拎著我的書包，裏面的東西都幾乎掉了一地。他看見我，拿起雞毛撻子，抓起我的領口就打。他的脾氣是很暴躁的，動手就來的，打完之後一把扔到地上。從書包裏掏出成績單，已經被揉得不成樣子的紙，扔到我的面前。一陣咆哮，留下話來，今天晚上不准吃飯。

又或者是在人前，亦是如此的。一次在他的店面裏吃中餐，一句話的不合，他便伸手來抓我，我閃的快，沒有被他抓住，他很生氣地把整張桌子都翻了過來，飯菜盤子餐具都摔了一地。我亦非常的氣憤，把手中的碗狠狠用力地摔在地上。然後跑了出去，在親戚家待了幾天。然而會對是次經歷的如此的印象深刻，我會發現，也就是這樣的一次爭吵，我把所有的怨氣都泄在了那隻碗上。我摔破它的時候，居然會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感。是積聚眾多不滿的宣洩，在某一個的全然釋放。

我與他的感情，是怎樣的，甚至連我自己都不是十分的清楚。而他的確實個強的，與我一般。

這樣多的記憶，幾乎很少有與他安和的相處的。相反，多是之間的爭執與衝突。我始終不願意屈從於他，即便他是父親。他不會與現在的我說起小時候，我也不會去提及。若是涉及到一些，我們便不會接著說話。我總是會在結束這一句後，一個人躲在房間裏想。我終於還是不可能和他很深的交流的。大體的說起來，我在高中之前是溫順的，時時刻刻都不會悖逆他的意思，而在高中之後，我開始自己的桀驁。我對很多事物的不滿，不知緣由的表現成對他的不滿，近乎是不屑。我根本不願聽到別人說我越長越像他，只有他在一邊呵呵的笑。

高三的時候，母親有時接我回家來住，總要聽到他的諸多怨言。我卻不會去理會他。某次，凌晨的時候，我還在書房裏看書，他走出來把電源的總開關關了。電燈一下子熄滅了，我知道是他幹的，而他越是這樣的做，我便越會使悖著他行動，仍舊在黑寂寂的房間裏背書。他走進書房來，用近乎恐嚇的語言告誡我趕快睡覺。我沒有理他。他便氣極了，隨手拿過一把椅子就砸過來，差一點就砸到我的頭上。這條紅木的椅子摔到地上的時候，摔成了粉碎。他試圖抓我到客廳裏來打，去陽臺上拿來晾衣架來打。我一邊罵他一邊拿著東西劇烈的反抗他。

也便是這一次。覺得自己是不會原諒他的。激烈的與他爭鬥起來。母親站在一邊，恐懼的哭起來。我停下來問她為什麼哭，父親的架子揮過來，在我的肩膀上留下一條狹長的血絲。母親緊緊地抓住我的手，我幾乎是不能動彈的。又一次黑色的影子劃過我的手臂，一陣陣痛沁著血的腥味流散在空氣中。母親抓住我的手，她哭著催促我去洗澡。然後我也哭了，哭著讓她不要哭，不要哭。我拿了換洗的衣服踉蹌地進了浴室。

昏暗的燈光下，看到自己的淚流滿面。自己都不會清楚自己的感受。羞憤，惱怒。對這鏡子轉過身去。看到穿梭的血印，模糊的。水聲嘩嘩

的響，還要聽到凌於寂靜的夜中重重的罵聲。

在學校住下。允諾自己，在高考之前都不會再回去。週末依然。離家之前，我將那堆被砸得粉碎的木屑裝進了袋子裏，藏在房間的小角落了。告誡自己不能忘記的。後來不知什麼時候，回家的時候找不到那隻袋子了。大約也是母親扔掉了，但她卻在我的面前裝傻，說根本沒有見過這樣的一隻袋子。

這樣的爭吵是因為各自荒謬的理由。他埋怨我買那麼多的禮物送給同學，浪費他的錢，他問我，是不是以為錢是天上會掉下來的。之後又說，也不會想到給我買點什麼東西。我看著他這樣會覺得好笑。也知道他心中的那一點點微妙的想法。我打岔著和他說，我問過你的呀，你自己說不要的。他便閉口不語了。我對母親埋怨他，說他在飛機場接機的時候，都沒有幫我拿過行李，一件都沒有。他說，他是因為害怕腰椎會痛才不拿的，又說，我都這麼大了，還要他拿行李，那我又甚麼用。我便與他爭辯。我想，子女遠道歸來的時候，無論是哪個父母，都會幫助拿一些行李的，實在不願意，人情總還是要做的。他便不屑的說，這樣的人情做什麼，他不拿是應該的。於是大家也就都噤口了。過了很久，他忽然氣急敗壞地說，我腰椎生病住院的時候，你們誰來看過我，陪過我？我與母親都愣了。

我以為自己終於知道他此時的想法了。我看著他。終於覺得他已經老了。但依然不會順從。順從這樣的生命繁複的運作規律。開始介意這樣無辜的種種。不甘不願的。我是因父親在飛機場不願意幫助自己拿行李而計較這樣的愛。不遺餘力的。而父親也一樣的計較，計較自己生病在醫院的時候，沒有人在他身邊照看。我們都有這樣尋常的思慮，不願意埋在心裏，說出來，想要別人的知曉。知曉對方的心思與想法，卻要為此付出志忑的代價。我們都不願意道出對於對方的諸多的想法，卻只有這樣的不滿，像是眼中沙，喉中骨

鯁，迷著作痛，噁著難受，唯一的方式，就只能是這樣激烈的表現出來。卻是點點滴滴的禁忌。個性中驚人的相似，始終是堅強硬氣的，而內在的柔韌有餘，不能自然的袒露。

那一次的爭吵。幾乎是滿城風雨，親戚們奔相走告，連學校的老師都知道了一二。他們都責備我的倔強。班主任原本是不喜歡我回家住的，這時卻一反常態的支持我在家休息。我則想，與其在家三句不投機就與父親爭吵，扯著破天荒的嗓子，真的是很讓人疲倦。這與回家多看一些書的本意完全是相悖的。所以一直都沒有回去。

那段時間，坐在教室的最後，靠窗的同學總是在上課或者夜自修時，忽然對我小聲的說看見父親的走過。我知道那時他時常在學校裏出沒。卻不理會。他總是站在窗戶的邊上，往裏面窺探，看到我坐在最後，我側著眼睛看到他，會裝作沒有看到，而他則一下子就避開了窗戶。他也曾經托人送進來一封信。打開信劈面看到稱呼，我便不再看下去了。因為長期的隔絕，我發現自己與他的感情是疏離的，沒有黏合的可能，而明知這樣的信會是怎樣的內容，不忍看下去，知道看到最後，會沉默，會有不痛不癢的感動。我是不習慣回應這樣的感情的。不懂得這樣的表明，會倦怠，內心裏的隱晦柔軟，卻不依賴，袒露時會有顯見的羞澀之心。所以從來不會說出口。

我的一個朋友，在一次宴會上，對著大庭廣眾說了一句驚世駭俗的話。是高考後的宴請，當主持人問到想對父母說些什麼時，她毫無猶豫的說，爸爸媽媽，我愛你們。

有全場的掌聲。我會覺得自己敬佩她的一些勇氣。這樣禁忌的語言，再私密親近的母女也不一定會道明的感情。毫無流露的羞澀之心，與我們的迥然不同。

我對他說，冷冷的說，那你是在報復嗎？我

聽到絮絮切切的說了很多爭辯和埋怨的話。沒有一句的入耳。我知道他心裏的難過哽咽的。我知道他埋怨我與他的不親近，沒有刻意漫長延續下去的任何一次對話。我知道我與他的惱氣，一個人坐在一邊，讓他時常的內疚，但是因為倔強，不能輕而易舉的做出懺悔的行為，不能自製的放下為父的尊嚴。我知道我不理會他的諸多感受，讓他氣餒，沒有的光彩可言。而我仍舊倔強的告訴他，有很多的感情，我以為會是心知肚明的愛，沒有理由將它們吐露。過去沒有，現在仍然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但是，我要你知道。

坐在飯店裏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飯。叔叔姨姨姑姑奶奶都來參加的飯局，是一年中唯一能夠湊足一家人的一場宴席。要與表妹表弟的嬉鬧，要和大人們說香港的情況。他們笑著稱呼我作港澳同胞了，調侃著今後還要做海外僑胞。待到人都到齊了，便開始讓飯店上菜了。因為是除夕，而多年來，年夜飯在外吃，仿佛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因而菜顯得上得特別的慢。母親有些聒噪地和服務員說話，讓她催促快點上菜。估計服務員心情也是不好，面色蒼白的並不理會母親的要求，只是說已經催過了。母親見她的不耐煩，便有些生氣，與她爭吵起來，要脅要退餐。氣氛頗是不好。我對母親說不要鬧了。又讓服務員到外面去，讓她再去催一下。母親不滿意的說我是自生的，胳膊往外拐。但她也不再鬧了。我們開始沉默的吃菜。

這個時候，我會感覺到自己的長大。開始被人重視的語言。我的話可以在一時間語驚四座，鴉雀無聲的。而這我在外的感受卻不能雷同。只是在自己親近的人面前是這樣子的。在外，我或許只是一個沉默的人，一言不發的。我相信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完全表現出不同的幾種可以說成是性格的東西。這其中的堅忍，恍然間是一棵樹木的根系，而我們迥然不同的各樣生活意想是屈從主幹生長出來的不蔓不枝的枝條，並不叢生的。並不是病梅，不需要修整剪裁，各自都是龔自珍，都嚮往百態爭鳴。卻被時光拘束著，在某個時段

中變得局促，變得無法展示出最光鮮的本性。

待到菜都幾乎上滿的時候。低頭吃東西，母親夾菜到我的碗裏，她說，多吃一點。

這是除夕最末的時光。去到樓頂看零時的煙花。距離市中心很遠的這裏，隔著不遠處的低矮的柵欄便是鄉村的原野。而清寂的夜裏翹首相望，夜幕是老舊而堅冷的青石板，零星可見的高大的樹木佈落在色彩深淺不一的田野上，墨黑的，駿黑的，淡淡的黑，淺淺的灰，層層密密的羅列。原野的背後是更濃郁的山，砥礪般的堅韌。

孑然觀望這凌空綻放的花色，便也覺得它們的清麗可人。微小的器物被強行的摧殘上天，不能忤逆的，有那種婉妙複雜的調和。寬綽的圖案每每都要被四散的肢解，零零落落。然後被無聲的埋沒掉。卻絢爛至極。雨打芭蕉一般的降落。抑揚頓挫的。

聽不得這樣強烈的震盪聲，是在我的頭頂的。這是不能夠置若罔聞的聲響。無數孩子錯然驚喜的笑聲，迎合四起的鞭鳴，營造著熱烈火爆的年味。即使是在這城郊，即使是在這樣冷寂的原野上，即使是在這樣沉沉的睡至天明而不知車馬蕭蕭的年夜裏。仰頭之時，遭遇這樣的一場如煙火般絢爛的塵世。眼中不經意，落入飛焰的餘燼。

我這樣想，大約也不過是一兩年前，在那間舊屋子裏，過了一個甘苦的年。凌晨鐘聲響起的時候，你給他打了一通電話。其實不是一通，打了三個，只有一個接了起來。一個忙音，一個空號，對著號碼發呆，最後還是決定再打一個。有人接了電話，你也不知道對方是誰，便對他說，新年快樂啊。嗯，新年快樂。你聽到話筒的那邊這樣的說話。還有一句，但是，你是誰啊。你想了想。沒有給他任何的回應便掛掉了電話。因為知道給他的回應不會有任何的意義。

而我知道。你開始漠不關心這個人。但心裏還是很難過，深夜過二點還是未睡。常常是這樣。想起好久之前還是那樣的。也常常深夜才睡，一直想著這個人，這些人。後來有一天，發現忽然忘記光了。這個孩子，看見另一個孩子坐在房子裏面，想想也許正在饑餓的煎熬中，所以還會特地跑去一趟食堂，為這個孩子買一個麵包。卻從來不自己遞。總是讓別人給。又不願意看見錯愕的神情，總是在買完之後就回到了自己的房子裏。那段時光，日日夜夜都是這樣的回憶，見著慘痛，閉著愚拙，想著哀慟。

而我也想著。你們許是沒有做朋友的福分。什麼關係都不會有。若是傷懷的提及，心裏啾啾一下。不再說話。這樣的一去，音信杳無了。

離散了，便如這樣紛紛凋落的煙花火。只有一些珍貴的粲然，時時嘹亮的銘記住。

過了這個晚上，又將長大一歲了。

想到這裏，心裏是矛盾的。我是不喜歡長大的，長大意味著自己必要去獨自承擔很多很多的東西。這條路多是坎坷泥濘的，去向社會便要面對炎涼百態，學會世故。少時可以的懵懂散漫，在那時將是要純粹的迷失。而人卻不能不長大，不得不長大。又是一件無奈的事，容不得自主的做出抉擇。

而長大之後，又要將很多人得遺忘。記不得他們曾經的面容。我和一個陌生人在網路上說話。說一些彼此都陌生的人，說對他們的感受與想法。我告訴他，我想嘗試著寫小說。但這會很疲倦，我想把以前的種種都歷歷清數出來，卻發現自己幾乎忘得一乾二淨了。好像得了夜盲，卻要作為一種隱疾，不聞不問。一旦嘗試去問津，卻出乎意料的察覺到生活，始終只剩下噙著悲傷的離去。若是以為生命本就是荒誕的，又會感覺到自己的荒誕。這樣的繁複，讓人由衷的倦怠。

東西越來越寫不出來。沒有感情。言辭匱乏。很想念高中的時候，看老師發下來的試卷，翻到後面，是作文題。開始習作，卻心裏都想著怎樣繼續後面的文章。不喜歡寫議論文，寫的是什麼自己定義成散文，但又每每要被老師罵。一直都這樣寫，不變的體式，一般的論調，永遠相同的感情。直到一點點的全部枯竭。全部都枯竭了，便沒有了。那時卻仍舊會寫。東拉西扯。天方夜譚。現在卻要想念那時的恣肆與妄想。猜測，忖度，流連。想到他們都還在身邊。所以安全著可以衝破砥礪。而現今，想不起他們的眉目，又不想去見他們。故步自封了。不會想去衝破什麼舊有的桎梏。時時都會只剩下疲倦。勞累。時常會捫心自問，卻哀而不傷的。

正月初一照例當是去祭拜先祖。江浙地帶固有的習氣，又多半選擇在下午。有人會想早上去祭祀是不明智的，問他們為什麼，又多是道不出其中的所以然。這陵園建在莽蒼的叢林深處，通往的道路泥潭難行。人卻是極多的。老遠的看去，車水馬龍的，期期艾艾的交接成場面赫然壯觀的車隊。司機扯著嗓子大聲的叫，手是情急的，不停的按著喇叭。遠處車邊的小孩，已經從車上爬下來了，站在不遠處的坑窪地面放鞭炮。老狗顛沛的往來，洋洋灑灑的，馱著一身黑臭的毛皮。雞群穿梭在汽車的排氣管間，蹲在那裏可以半嚮不動的。這樣走走停停的路途，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還是熱衷於開輛車進來淌這趟渾水。陵區即是這樣的一個緘默的處所，尋常是沒有人來的，待到清明，冬至卻是熙熙攘攘的，人潮如湧的。小販在陵園的門口賣起了鮮花，長串的火炮，小孩玩的煙花和小鞭炮。

去的是爺爺的墓，卻沒了心思。與叔叔一家一同前往。是一個簡易之家，一切都是從簡行事。買了一籃菊花。他們想像他是人淡如菊的。其實每個人都是如此。都買了菊花，並不因為他們都是淡漠高潔的如同菊。黃色的菊摻著幾朵白色的，花瓣垂落如同瞌睡的孩子，低眉垂袖的。花色

漸淡然，或因缺水而顯得焦黃。小販在出賣的時候，在上面撒灑一些水，晶瑩的恍然鮮亮。持著它，走到墓前去，敬上花，用手擦試掉墓前墓碑上的塵。後退數步，四合雙手，微曲身體。如同以往，我多是許下一些遷就自己福祉的願，譬如考上某某大學。現今卻發現自己其實無諾可祈，無願可求，只庸人擾了自己，願望家人安睦和好，安康幸福。我亦知道這樣的期許，並不一定能實現，在心中許下小小的心願。這魂靈，無牽無掛的才會是好的，蔭庇終是難以企及的事。

之後便是離開。我想到若是與父母一起來，還需要燒香，諸多縹節繁文。不能輕便和怠慢的。而能這樣的離去，其實很好。

再回身看。這一片天宇草野，森然一片。山巒之上綠意隱然，墳塋驟現。暫態開綻的炮仗，轟鳴之聲不絕於耳。曠日持久的轟鳴。而我祈福還鄉。

他們都笑我。竟有了這樣的習性。與人行走的時候，還要挽住他們的手臂。與母親去超市購物，會挽著她的手臂；和叔叔去上墳，也會挽住他的手臂；和表妹一起放煙花，亦會挽著她的手臂；甚至於朋友一起外出，過街時也會習以為常的挽他的手臂。這是仿佛人微小的童年時光中，愛衷依賴的感情，不離不棄又不捨。是記掛著聆聽生活中一點點的小幸福。擔憂害怕任何絲縷的失去。雖然有時微弱得不易察覺？你若是知道我這樣的不捨。

去醫院看外公。亦順便給外婆拜年了。他因為實在沒有能力回家過年了，所以一大家子都搬進了醫院，過了這個憨直的年。說它憨直，是因為它也的確是不遺餘力的使人從容著幸福。給他帶了一束花。有碩大的牡丹，藍紫色的幽深，還有純白的百合。知道此花的花語是好合百年，知它的純潔，帶來一些安康的欣慰。我把花放在他對過的木板桌上，希望他在醒來的時候，一眼便能看

見它。看見它那些慰藉的純白，零落著米黃的撚過似的蕊，積聚一點點小小的幸福。

看著他，凝神屏息的。你知他已然認不你了。他只是盯著你看，知道你不是常常會來看他的人，便會覺得珍貴異常。便想把你留在身邊。他伸出手，胡亂的摸，你把自己的手伸上去，他便握住了，不再放開。你手掌的皮膚觸到他的鬆軟而褶皺的皮膚。你小而細滑，而他也是細滑的，滑到你甚至抓不住他的手。這是怎樣的手呢。一層皮敷著著包裹著它，觸到便知道都是嶙嶙的骨。一點一點黑色的斑紋。這是他荏弱的身軀。不願再看下去。

母親開車送外婆回家。這便是她的生活，僅僅剩餘的。自他住進醫院，已經數月，她每天披星戴月的來往在醫院和家之間。她不識字，舊式家族中出生的女子，兢兢業業的做定了家庭主婦。而現在仍舊是天天陪伴他，她知他是她的所有，她的全部。如同她這般的女子，畢生的心血都被傾注在他，在孩子們的身上。不顧惜自己。很早就得了冠心病，一旦疲勞就會發作。我是她從小一手帶大的，感情很深，每每發作，她便躺在床上，食不知味，身子也漸羸弱，我便十分害怕她會急遽的離去。

她見我送她回家，自是十分的高興。與她坐在汽車的後座。她像一個天真而嘮叨的孩子，和母親，與我說姨媽今早與她的衝突。他的消化系統已經退化，有嚴重的氣管炎，進食只能是半流狀或流狀的了。姨媽給他餵食物，一餵便是三四個小時，脾氣再好的人也會不耐煩的。餵了一半，昨晚加了一整夜夜班的姨媽終於還是忍不住的抱怨了幾句，她便非常的傷心，坐在一旁抹著眼角哭。她執拗的拿過碗來自己餵他，餵了許久，他仍是沒有吃，她便生氣地責罵他，罵他拖累自己，拖累這些子女。又說若是再不吃，就將他打死。她的手掌伸在半空中，最終落到蓋在他身上的被單上。她心裏有氣，下午心臟又不舒服，接著

整日的打點滴。她抱怨姨媽不是真心實意的來照顧他，連餵飯都喂不下去，還要發脾氣。這令她很難過。

我便與她解釋。我想姨媽也是勞累，需要加一夜的夜班，早晨起來還要接送將要高考的表妹，一家總有難言的苦。都是自己的女兒，即使她抱怨，也應當各自相待忍耐承擔。都不容易的生活，諸多沉重的負擔，急迫而倉促。她聽著沉默的不語，我知她心中亦清楚這樣的種種，只是口快心直，所有的不愉快都不願放在心中。

送她到家的時候，我扶她上樓梯，幫她拎東西。她站在門口，拿鑰匙開門口，卻怎麼都對不准門鎖。手顫顫慄慄的。我拿過她的鑰匙，她不好意思的看著我開門。開了門，把東西放在桌上，環繞著看這間房子，諸如從前熱鬧的生機都已消失不在。冷冷清清，只有她還守在這裏。我對她說，我在香港，打電話給媽媽的時候，也會問你們身體好不好的。我在外鄉，也希望你們一切安好。我知她還要說什麼，又對她說，不要計較什麼，都是自家的人。可以不分彼此的。

她送我出門。我叫她早些回去，自己小心，關好門窗。她站在門口，看我一路下了樓梯。嘴裏出聲讓我下樓梯小心點。坐進車的時候，看見陽臺上的燈籠亮起了紅彤彤的一片。她的面目已經看不清了，只有一個黑而瘦弱的身影，站在不鏽鋼的防盜窗後面，靜靜地看著我們的將要開走的車。我拉下車窗，朝她揮了揮手。

在姨媽家聚餐。姨父吃酒吃得醉意朦朧的，熏著濃濃的酒味。眼圈卻也吃紅了。他說起了外公。他說醫生不久前與他說，外公這樣的病患，能撐著熬著到現在，本已是一個奇跡了。年紀這樣大的人了，氣息微弱的，時常會擔心他一旦睡去便再也叫不醒了。整座醫院都知道這樣的病患，有一群良善的家屬，盡心盡力的照顧他。我們意會著，卻不可與外人道的，其實大家都是十分的

清楚，諸多的不忍，知他終將要離去。現在，我們唯一能做的，是盡力延續他朝不慮夕的生命。

他又說到外婆。他會覺得她的脾氣越來越執拗。非常固執的女子。醫生說他每天都只能吃一些流狀的食物，恐怕營養會跟不上。她便堅持讓他一天三餐，一餐不落。又從哪風聞到牛奶是能極好的補充營養的，於是固執的每天都強迫他喝兩瓶牛奶。吃完飯後，都要讓他吃一些香蕉。堅硬的水果他是不能吃的，所以她一直要讓他吃香蕉，偶爾的蘋果。但是他是不能運動的，每天都是睡在床上，不能動彈，於是背上夏天生痱子，冬天生瘡。又有排泄的失禁。她又因此需要每天幫他擦背，幫他做一些助排泄的活動。之後母親私下告訴我，上次去看他的時候買了花。後來她有一次給那些花細心澆水的時候，歎息說，花雖好看，還不如買兩箱牛奶給他。

姨父笑著說了外婆心情的晴雨錶。外公的那餐飯若是餵下去了，她便会很開心，看到其他人來了，會有意無意地告訴他們，今天給他餵了飯了。若是哪一天飯沒有餵下去，她便会很不高興，第二天冠心病就會有發生的可能。仿佛已經成了一個可以遵循的規律。我想到她以前的病發，多是閒不住，喜歡乾淨整潔，到處清掃，在老房子的時候，還要在院子裏擺弄鋤頭種些菜，而累了，病就來了。持家有道，對於錢物的珍稀近於吝嗇，嚴於律己的，而對於我們這樣小輩，卻開通，買糖，零食都是她拉著手去買來的。這樣不捨得出納多餘的開支，自他生病以來，一直是自己親自照顧在旁，始終不肯請個保姆。曾經請來的人，都被她尋來各式各樣的理由辭退了。你因而知她又是那樣一個堅忍勞碌的人。

撫著她的後背，柔軟的是穿在裏面的棉衣，骨肉都漸稀少。她也是老去的人。這個曾經帶著我長大的女子，這樣無辜的無聲無息的老去了。我對她說，我明天就回香港了。哦，她說，飯菜要吃好一些，我見你瘦了，這次回來。

過年的假期裏要回高中的學校看看，帶上相機，有一些回憶，仍舊相信可以找回來。我現在十分相信照片這種形式，可以留住很多東西，想梅子黃時的雨，想起來，或許是，望梅解渴的寥寥效果。卻仍能感念在心。

故鄉的二月仍然是那樣的寒冷難耐的，而與中國的北方的天寒地凍相提及，似乎也幾乎沒有人會想念那件單薄的寒衣，所有人的臉都是那樣的紅潤的，是因為一些稍事寒冷的空氣讓他們無法駕熟就輕的對待任何遭遇著人和事物。在這個時候，都變得冷冷清清。神情總是那麼豐盛明媚的少年，在眼前，一晃而過。但卻不能是詭譎的，含著熾熱的。

與過去生活的不同在於植株都更加糾纏與繁密，雨天在走向學生寢室的山徑上有巨大的爬行著的蝸牛。樹葉的罅隙間那些流溢著熹微的光斑，淺淺水流邊蹣跚的鳥影。葉子滿地都是，若是清潔員刻意的存留，悼念已經過去的一個闐靜而冷淡的冬。已經漫步著冬天的味道了。響蕩著的龐雜的人煙之聲轉眼消失的無影無蹤，沖淡了被時刻捕捉的流離安謐的思緒。

通往操場的小徑上，我想起從前看見的櫻花，濃密如斯，不知怎麼總是化不開的。纏繞花下流麗的光影，考究的繁衍著隱秘的感情。總是賦予熱情的，在侵入脊骨的寒冷中。這樣的熱情就像是一個少年的初戀一樣，完全沒有現實的考慮，奮不顧身的，忘我的境界。而這樣的熱情，愛其他的方面都不會再次的出現，它是那樣的珍貴。我們時常這樣說，少年總是憤怒的，總是要背叛什麼，反抗什麼，這似乎是那個階段的一種特性。這又是一種真實的懷疑，是一種彌足珍貴的痛苦，是從生命之中激發出來的。但是仍然帶著對現實世界的惶惑，要求去理解這之中的玄疑，滿心充滿著良善的夙願。

一路徑直著走，我想它會佔據自己所有的視

線。是學校高大的看臺，深入進去是操場。這個地方，總有一段留白的時間給自己，可以盡情的站在操場的中央，泱泱的蒼黃的意象懷抱著我，伸出雙臂張開著，仿佛真實的捕捉到了時光的印象。這時的青草都蒼黃了，都耷拉著纖細的身軀，緊密的靠近著，沒有任何可以藏拙的空間。沒有細密的野花。這雖是與我在香港的懷想始終不同。而站在其中，仿佛是佔有了一個屬於自身的獨立的時空，風總是從各個不知名的方向一齊吹了過來，都在耳邊唸唸作響。我會忽然感覺到這整個世界就只有我一個人。非常開心的清醒著。

而印象中最深仍舊是那年的一場雪。半日向沉默後，露出慚作的神情。走去食堂時候看到了它，在學校對岸的山上。寬廣的時空中，仰面望去。滿山都是純白的，又參雜著一些染過的墨意。霜天寒夜將臨的最末尾，看到它，便感覺到它的一些美。出於塵世之外的，恍若一場視覺的盛宴，畫冊翻開的一頁，構圖簡略樸素蒼涼的這張圖，只是單純的黑白照片，似乎是記憶的過濾，剩下的都是幹潔的思慮。又是自然盛大的容顏，蒼白的情誼與寂寥的姿態，淒淒惶惶，蹦蹦著的不捨及蕭瑟。在這時，有的唯一的感受，便是裸露出自己的怯懦與貧瘠。

在渦漩裏都是這樣的遍體鱗傷。被撼動，惘然間的萬劫不復的感覺。我想回去的從前。就是這樣的雪天，獨自站在看臺上，面對著霜雪凝結綿密的山川。悼唁。

這次返鄉，終於還是沒能見到他。不會再願意去懇求，懇求與一個人的交善。會將他作為自己一生中都非常重要的朋友，雖然自己一直是這樣想的。我會想過，即使是讀大學，也能夠與他做校友。而要與他做校友，曾經作為一種奢望，激勵自己發奮學習。不為趕超他，只為給自己的不留遺憾。

我知道與他彼此相識的一刻，會是沒齒不忘

的。都仍舊是明眸皓齒的少年。以為可以一起乘風，可以一起連袂而往地奔向理想。這像是一場夢。夢醒的時候，卻分道揚鑣了。杳無音信了。

我認識一個孩子。孩子安順的度過了自已17歲的生日。我尚且以為他是心智未開的孩子。而不介意其他的事。他給我看他的日記本。裏頭有三個故事。三個日子。卻只是一些片斷，一些新生而暫態的感受。

「耶誕節的時候，我便開始懷疑。《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樹到底想把它描繪成什麼顏色呢？想著想著，便會進入到幻境中去。我們像是坐在小小的獨木舟上，在森林的出口的地方，靜靜地窺探。待到秋天來的時候，是野營的良好季節，我們便去森林裏面沿著小溪尋奇探幽。這時的樹葉都是紅彤彤黃橙橙的。我在船上放了三張新槳。你的手上也有一張。我坐在船尾，你在船頭划。我們在森林裏尋了三個季節，看著樹上的葉，由萌黃到枯，到蘋果綠，再到濃綠。你每過一個季節，重複到上次路過的路口時，都憤怒的扔掉手中的槳，扔它們到水裏，看它們靜靜的沉沒下去。我就把我手中的槳遞給你，然後你接著劃。我在你扔掉槳的時候，都抬頭看那些頭頂飛揚的葉子，延續潔白的，是記敘很多很多的思緒片斷的明線。再一點點的整理起來，然後就是你最喜愛所有寂寞的深藍。第四個季節的時候，我想把自己手中最後的槳給你，而你把船停在岸邊，快快的站起來上了岸。走向密林，從我的眼前消失。我發現自己的手中還有一張槳，是我還沒來得及給你的。而你卻走了。我於是自己跑到船頭去，把船身轉過來，環顧四周，記住這個再次經過的路口，是深藍色的路口，安謐的天空。划著船走掉了。再過了一季的時候，找到了來時的入口。這時才驚奇的發現，面目所及的地方都是矮矮的木樁。原來這片森林是灰色的，因為很少有人告訴我，在這個季節，再連一個相同姿勢呼吸的人都沒有的時候。所以描繪的筆失去了色彩……只是一半的蒼白，一半的陰影。」

「時鐘恰巧步入六點的時候，我便匆匆離開了。看到一個人，在樓道盡頭的左邊角落裏狡黠的笑。光線很暗，但他嗑瓜子的聲音我卻記得。如雷貫耳，並參差一些鄙夷的譏笑。我從右邊與他擦身而過。對他說，喂，你的尾巴掉了。他的心跳忽然開始振動的急促起來。我回頭沖他癡笑了一下。而我忽然發現，他的身後確掛著一條狐狸的尾巴。他有慌忙的神色，透露出靦腆，蹬蹬的跑掉了。而我嚇得失色。

七點時我在房間。周遭忽然寂靜得可怖，跟前有一棵沒有葉子的樹，一盞睡眠了的燈。若是再望出去一些，一路延伸下去的淒惶的路燈。撲簌撲簌的響的風聲，撲朔迷離的吹。時鐘是穿越時空的雕塑。藏匿於茫茫世間。黑夜是所有偉大的作品充實的底色，路燈會是畫面中美的細節。而它卻被偉大遺棄了。它暗自神傷，望眼欲穿，而我們嘯唏不已。

七點三十分。戴上帽子，圍巾和手套，一件都不能少。光與影斜斜的射過來。風吹著圍巾，揚起，卻看不清楚它的顏色，黑幕中的不能分辨。帽子也許會飛走，沒有絲毫眷戀的，天馬行空一般的離開，一點都不悵然，也沒有它的憂傷。漫步在荒郊野外。冷冷的。

八點。坐在他們的教室裏。擺設很多玩偶，還有我小時玩的釣魚機。一個人站在一米開外，往玩偶的脖頸上拋圈圈。結果沒有套中。有點惋惜。又看一個人玩釣魚機。動作呆板遲鈍，一場下來，一隻都沒釣上來。我捂著嘴笑他。想著這個世上的人，都隱沒在深海裏。那種電動的釣魚機，孔孔裏塞著塑膠的魚，像木偶般木訥的器具，一旦連上電源，就開始此起彼伏的運作起來，而我們這些少年的夥伴拿著纖細的竹竿，一頭懸著細線和珠子，競相放進魚的嘴裏去。我們這些人，其實也像是被捕捉到這窪池裏的魚，冥冥中操縱著我們的手，我們這些人偶，也因此此起彼伏著，帶著鮮活的面容和充盈的血色的人偶。

八點半。不知是誰開啟了音響。聽一些人開始高聲的歌唱。嘶啞，五音不全。於是我跑的遠遠的。跑回了房間，仍舊是萬籟俱靜的。

八點五十。發現手上有一道傷。陰天下雨時候，隱隱的開始作痛。用紗布包紮，沒有讓人看見，在人前的時候，就把手埋在身後，或者放進袋子裏。側著耳朵，聽見窗外漸漸有了人聲。蕭蕭然的。風還是刮得很大。零碎的畫面都隨風散去了。散去了，還帶著燈的希望。

九點整。人潮如約而至。你在陽臺上俯視小徑。忽然是人海茫茫。」

「這時候，我會顧影自憐。我開心的望著鏡子裏的人，他也開心的望著我。我笑，鏡子裏的他也沖著我笑。我做鬼臉，他也頑皮的向我做鬼臉。我對他說，我今天想做一個開滿茱萸的島嶼。他看著我，他說，我也想做一个開滿茱萸的島嶼。我驚奇的問他為什麼，他眨了眨眼睛，好奇的，他要我先說。我扭過頭去，不理會他。但小心翼翼的側著眼睛窺看他。卻發現他在一邊偷偷的哭泣。我就在想，我是不是應該對他好言相勸呢。我想了很久，終於決定要勸他不用傷心了。預備答應他先把我的理由告訴他。我一轉過頭，卻發現，他已經走了。在我的鏡子前放了一株茱萸，還有小而殷紅的果實，累累可愛。」

我由此知他是善意的孩子。但頑皮的時候，心裏仍有小小的邪念。一次，他煽情的告訴我，你若是知道了，知道了他所有的想法，直到你已老的時候，仍舊會給你選擇。請你原諒他。原諒他曾經對你說，我是這個世上最恨你的人。你知道恨這樣的感情，是不應當輕易的說出口的。一旦出口，便不能再次收回。

而我要的是像琥珀似的感情，能夠朦朧，又尚未失去本真的。非常渴望傾訴。一些輪迴，需要一起的起航。在異鄉的日日夜夜，我都想念過去

冬季的開靜與清冷，而忽然有一天，真的變的很冷了。卻又顯得平心靜氣，安恬若素了。

回去香港前的兩天，父親建議請一次客。他想了想說，當是饒行吧。我說，不要說的那麼隆重。他笑了笑。

請客的地點是在市區的一家酒店裏。傍晚的時候，我帶上一隻數碼照相機去了。很多親戚都來了。忙著應付客人，尤其是招待那些堂妹表哥表妹的。

大家齊聚時很難得珍貴的時刻。會想到用照片的行制記錄下來。打開相機的時候，小堂妹靠到身邊來看。有兩張舊照片。一張是焦黃的，她指著照片上奔跑於花苑邊的小孩詢問我是誰。我對她羞於提起，提起自己的小時候。我推開她，自己獨自地看。我看到自己的小時候，微笑恬然。還有一張相對明淨清晰些的，是我抱著一個小小的嬰兒。她又側過身來看，我便問她是否知道這個小小的嬰兒是誰。她的眼神茫然，我便笑她居然連自己都不認識了。

大家坐著邊聊邊吃。叔叔笑著提及父親在年末來香港的事。是餘韻不絕的興奮旅途。而我喋言。他只是在香港呆了一夜，捨不得花費那麼多的錢去住旅館，又是人生地不熟的，總有些怯畏的感覺。恰逢同房的同學又回家去了，便留他在宿舍住了一夜。這一宿便會使他興奮多日，回家之後還要有意無意的與人訴說。以為會是微小的幸福。

遇見父親朋友的兒子，會覺得長得像他。而始終不能忘懷。這座城市，寄予著所有的關懷。遇見他，會覺得他實在很像他。所以會感覺親呢。而實際上他並不是。我不知道他的親近是否是帶著功利的。也不想知道。在這茫然的路途中，沒有任何的理由給自己去探究別人的真實的感情。只需要關注和擔待自己。給自己最好的。便

沒有了遺憾。

這樣的一餐，會吃得有些淒淒涼涼。

最後的一天。一個人躲在書房裏收拾東西。想要把自己過去所有寫下的東西都帶在身邊，帶回香港。終要將它們整理成一個故事，仿佛是用以告別一個年代的祭祀的物件。翻開一頁，都是關於他們的事，自己暗自在心裏竊笑，笑自己怎麼會有如此多的精力來關注他們的。所有的字都充斥著一股濃烈的靡爛的氣息，而我已不喜歡這樣的格調了。看著它們，以為是青澀的，其實又很甜。是它們催促了我的成長，讓我洞悉了這世間一點點尚未開化的陰謀。我把所有的書都從書架上搬下來，放在桌上，或者地上，凳子上。一本本的篩選。哪些當是帶在身邊的，哪些是已不需要的了。

打開一本硬皮抄，翻了幾頁，看見一張白紙紅字。是一個人的名字，看著它，想起那個沒有再見的朋友，失去聯繫已經多年。即使再能夠聯繫到他，有了他的聯繫方式，也不會有想要和他相識的衝動了。只是看著這樣的一張白紙，記載曾經相識的兩個人，各自惶惑的度過餘生。不再有任何的牽連。

我會覺得自己曾經與某人開在一枝的兩生花，只是曾經的彼此相交，而往後帶著各自的夢想奔跑，漸行漸遠。直到我們的身影都消失了。這樣的匆忙中，偶爾抬起頭，看見窗外垂掛著一盞盞的紅燈籠。微弱的紅光，卻在夜幕中清醒異常，渾然天成。逼視著這空寂的時空。我看到它，看到了一切往生與輪迴。那些紅，透過纖細的骨架，印到深黑色的夜裏去，用自己綿薄的力量，試圖浸潤它，改變它。而後來乾脆關掉了電燈，靜靜地坐在椅子上看它們。明日的這個時候，又將是在陌生的地域，獨自面對以後食不知味的生活。異鄉也有這樣的紅燈籠，卻仍舊如同故鄉的明月一般。格外燦然。而你若是在異鄉，深夜裏

失眠，獨自醒來。看著窗外走廊下面的紅燈籠。又會是怎樣的感覺？

早晨六點多，天還只是微明。醒來時，聽到客廳裏有走動的聲音。母親一直起的很早，卻沒有叫醒我，大約是想讓我多睡一會。到了七點多，她來敲我的門，問我起床沒有，可以吃早餐了。早餐是和荷包蛋一起燒的甜年糕。我是不喜歡吃年糕的，與她說，她便拿去一些，但仍堅持要我吃一些。

她很快就吃完了，又去替我收拾東西，裝了滿滿的兩大箱子。我讓她不要準備這麼多，我一個人根本拿不動的。她又笑著與我爭辯。待到我吃完，準備出發的時候，她又拿出一大袋水果零食和牛奶，一定要我一併帶走。我執拗著不願意，埋怨她給我這樣重的負擔，推還給她。

她堅持要送我去機場。

車在高速公路上飛馳。她在車上睡著了，有輕微的鼾聲。我看著她，知道這樣的時刻極為稀少，很快又將失去。有些戀戀不捨的感覺，自始至終的。到機場的時候，她送我過安檢，還是要塞給我那袋東西，說是在路上吃。我問她，路上哪有時間吃那麼多的東西。她便啞然了。不想在此時讓她失望，千里迢迢帶來的一份情意。

就這樣的告別了。沒有什麼煽情的語言和行為發生。而我卻清醒的觀望著這一切。我知道他們一直都會在，可以讓我安心。即使是走的時候，拖著沉重的行李，也不會想到要回頭再看他們一眼。不用揮手說再見。離開的時候，心裏會非常安然。

於是我轉身，結束十日還鄉的所有記憶。

得獎感言

瞬間空白

大約是傳說中的華南雨季降臨了。天開始這樣淅淅瀝瀝的下。

用包頂著頭從校園裏徑直上到宿舍小道。沒有留意更多的東西，房間在半山腰，燈光橘黃，昏昏沉沉，是一盞盞分散零落的佈局。腦子裏忽然閃過冰心的小桔燈，在幽冥的小道上飄搖。

回到房間裏。打開電腦，翻看眾多的郵件。然後發現它，給我帶來一個不知是好是壞的消息。我過去的一篇文章得了學校文學獎的一個獎，學校通知我某月某日是否出席。想了一想，我回了一封，告訴對方自己沒有時間參加。再一想，又發了一封，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夠不被發表，若是不被允許，我可以以取消獲獎資格來保留自己的文章。其實我是在猜測它是否得到了它應有的價值。一直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某件器物的支出，不能得到它相應的兌現，還不如將它棄之千里。眼不見則可以不動聲色，將它安然的存留。

帶上雨傘出去吃飯。雨漸漸的大起來。走到山旁小徑的時候，聽見從前淙淙的水聲恍然成為大水咆哮。跌宕著下來，落進潭底，還未來得及起身，便被更大的洪流折彎了腰。從水窪中跨過去，卻又踩在了一朵殘損的花上。霧雨交替的季節，路旁高大的木棉開著肥碩的花。紅濃的花色，卻不喜，看在眼裏覺得龐大不知深淺，拿在手裏只有單薄的蓬鬆的瓣，露出零星的蕊。我想這時才覺得，原來喜歡這樣的一件器物，一個生命，只是喜歡它的名字，婉轉的念它，不理會平仄，不去想語境。仿佛它只是一個獨立的名詞，怎麼念都琅琅上口，不會厭倦。

不知是多長時間以前的事了。我想。大約也是一篇文章登出來的一次，很開心收到這麼大的

一個信封，裏面藏著兩本那個雜誌社的出版物。是印象很深的一次吧。老遠的跑過去把其中的一本書給那個孩子。站在門口，忽然變成兩個人的對峙。把書遞過去，然後一溜煙的跑掉。一邊奔走，一邊想自己清楚非常，是希望要留這樣的一個孩子在身邊，是要將之這樣的養大，就是為了剪不斷，理還亂。是這樣吧。

在又一城上的美食區，對著三層之下的溜冰場吃飯。注意到一個孩子很瀟灑的在冰上滑行。她好像是在將一個原本老套的故事講得搖曳生姿。張開了雙臂，旋轉起舞，是在光豔的舞臺上的翩躚，每個動作都是真實的細節，大量的可靠的細節累積起來，純粹的渾然天成。而任何一處虛假的地方都會削弱這種真實的感染力。這樣的想及，舞步如同文字的癥結，糾纏著，最終都會是無疾而終的。而孩子的一顰一笑都不清晰，與她的姿態平行著。不緩不急的地方，又是層層的鋪墊，交錯著細密的線，每一條線都牽繫著看客的歡與悲。是不是總有一種咽喉被噎住的感覺。

對著面前的牛肉飯，一言不發。我扳著手指細數著，一餐是二十五元，一百元只能吃四頓。我察覺到自己臉上有微妙的笑容，這時間裏，才會注意到，錢原來這樣的禁不起花銷。這就是在香港的生活吧。時時刻刻的精打細算。無數的人開始從懵懂天真轉而老練精明。我看見黑暗裏有鬼魅的影竊竊的笑，謾罵我，這是一個有錢都不要的傻瓜。

也許就是這樣動搖了。我想著其實那獎金也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了。可以買些書籍享受一番，或者是吃一頓大餐安慰自己。這些錢或者也可以補貼帳面。想到這裏，是恍惚又能察覺到自己臉上有著的微妙的笑。

也許就是這個時候，側身望下去。那個孩子的舞步急速的旋轉，身子如同一葉，無法自持。而張揚起來猶似驟雨暴風，摧枯拉朽。而細膩之

處，卻委婉曲迂，飄若遊絲。她對這樣姿態與行為極好的駕禦能力，各種技巧得以表現得淋漓酣暢。她是否開始自鳴得意了，還是還復給人以格外鬆透的感覺，要試圖將所有的細節都纖毫畢現，鬆軟豐潤。她翹了腿，霍得揚在半空中，隨即騰空一躍。於是我暫態站起來離開。而她重重摔在地上的時候，有沉悶的聲響。

與他一起開始的返程旅行。從香港一直到寶安機場，路途中有一些不順。被司機恐嚇，他是倔強的人，堅持與司機爭吵，而我卻嚇壞了，唯一的想法便是息事寧人。司機開出天價的車費，他嚷著要下車。而車事實上已經在高速的立交橋上了。我很難想像自己和他拖著行李站在高速路上等車的場面。熒熒子立的。夕陽已經下來了，恍恍惚惚，我想到自己斜斜的影子將要流落在深圳的街頭。我在心裏反對下車一千次一萬次。我擔心會誤機，更擔心自己會有這樣邋邋的樣子，放逐在黃昏的陌生城市。但又不好和他這樣的說，自己會非常在意對方的想法。我知道，若是他堅持要下車，我也會隨著他走。即便是拖著行李狼狽的佇立在碌碌的街頭。

而終於是到了機場。倉促地給了司機錢，看他詭譎的笑。再回頭看他不動聲色地搬行李。心裏是很不是滋味的。他因為要幫我將行李放進車後座去，被車門刮傷，上車的時候還一直的流血。我遞紙張給他，心裏又抱怨為什麼忘記隨身帶創可貼了。他坐在車上一直不開心。雖然這也是正常的，有誰會在剛剛與人吵完後會馬上變得興高采烈的呢。他堅持要把計程車的錢給我，我不肯收，他便拖住我的行李，把錢塞進了靠邊的袋子裏。只能無語了。我知道他是這樣介意的人，不願意收受人家任何的給予。

換完登機牌，我們在大廳裏安靜的等待。他的航班卻不是與我同一出發地點的，需要到另一座候機室。他也不吱聲，沈默的仿佛是在等我過了安檢再離開。而我也會想，可以儘量遲的過安檢。

可以多一些時間在這裏，不必要進去乾等。他拖著行李走，讓我跟在後面，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找到一個空位，他讓我坐，我推卸著，說，我可以坐在行李上的。

看著他安靜的坐在靠窗的空位上，黃昏一點點的光都流淌進來，印著他的身影，在大理石的表面上括出一個微弱稀薄的影。手裏翻看著一本書。我老遠的看著他，會覺得在整個龐然的空間中，只是他一個人坐在那裏，無聲無息的。他身後一片從容的光暈，傾斜地翻騰著。油彩一樣潑灑出來的天邊。而隔著一扇窗，這個空曠的空間裏卻已經暗了，暗到看不到他的眉目。我忽然發現自己開始慈眉善目起來，看著他的身影，感覺他實際上是仍舊是一個尚未成長的孩子，安靜的蹲在某個靜謐的角落裏，暗暗的窺看有著聲色的世間。一旦氣餒或者想要思考問題的時候，聚斂起他所有的氣息。像是沉入深海中去的一條魚。與他的現實完全不同的觀感。我聽過一段話，說，只有在收斂，隱秘之下，花才能開出它真正的面目。而他，在這樣空廓的，安恬的神情，讓人不自覺的萌發憐惜的感情。覺得他是自負虧蝕的月，無牽無掛的存在。覺得他是一件曠世的盜器，價值連城的，因而不可以輕易的觸碰。害怕他只是恢弘的景觀，輕柔的一旦接觸就只能化成堆砌的塵埃。

我感覺到了。感覺到自己始終與他不是同類的人。完全的不同。他有悠閒而顛沛的生活，而我老老實實的過拘束的生活；他理智而聰慧，而我愚笨呆木不懂開化；他懂得壓抑與認知的清醒，收縮自如，而我蒙昧桀驁，只會撞死胡同；他可以這樣的安靜，而我總是猶猶豫豫，不得安寧。或許因為這樣，相處便會有隔膜。甚至非常的宏大深遠。

他站起來，說，時間快到了。送我到安檢的入口。看到我穿的上衣鈕扣扣錯了，他放下行李

來幫我調換了一下。他笑著說，居然把鈕扣扣錯了。我寥寥地笑。看見入口已經開始排起了人群，再回過頭看他，我要進去了。他說，好的，再見。再見。

三個小時之前，我在他的背後笑他。他的一個朋友幫他拿行李，一直送他到車站。分手的時候，他們需要擁抱一下。這是關係很好的朋友之間分別時的一個儀式吧。我在想。是他們之間獨特的一些表達方式。看見他們的微笑，卻會覺得其中有一些黯然的心傷。卻沈著，用這樣的方式告別。

隔著茫茫的人群，看見他的身影。竊竊的在心裏說話。你是否還虧欠我一個擁抱呢？

端然坐在電腦前面。重新看了一遍那篇說是得獎的文章。我知道自己用心去寫過，因而不會計較後果。那只是一些舊事，在漫漫時光中的流亡殆盡。卻又是值得珍視的事。在寫這段感言時，加上如上一段的補充，它本是原文中的一個小節，我卻將它遺忘，現在將它擱置在這裏，只為紀念一些離開與告別著的人。

是此時此刻，開始再給主辦方寫一封E-mail，告訴他之前的不過是贅言，不需顧慮。一併給他發了一張回復出席的表格。留下自己的聯繫方式。點擊發送。剛才的字元全部消失。又復露出一片郵件堆砌的面孔。移動滑鼠，將它關閉。

雨亦已然消歇。房間凌在半空中。在半山腰面對山下茫茫燈火。華燈初上的夜晚。

坐在房間裏，一個人看書。開著窗戶，很大的風吹進來。空蕩的房中，呼嘯而過。